

天然老人梅雪诗单刻本的文献价值

李福标

明末清初岭南诗僧领袖、海云诗派的开创者函昱(1608-1685),字丽中,别字天然,号丹霞老人。俗名曾起莘,字宅师,番禺迳径村人。他创作的两个大型组诗《天然和尚梅花诗》和《丹霞老人雪诗》(简称《梅花诗》、《雪诗》或梅、雪诗),各120首,体裁不一(每组五、七言律、绝各30首),以韵系之。才情颇具,雅韵遥深。脱稿未久便以抄本、单刻本行世。但时代变迁,两个诗集的抄本、单刻本竟渐渐湮没无闻。今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所藏《梅花诗》及杭州市图书馆所藏《雪诗》单刻本,对于深入考察天然老人的文学及宗教活动,无疑有着珍贵的文献价值。

一、天然老人梅、雪诗的流传经过

《梅花诗》、《雪诗》的流传大致分三个过程:

(一)稿本、抄本

《梅花诗》作年不详。今传《天然函昱禅师语录》(简称《语录》)所附《梅花诗》前有山西布政司王廷序,此序之作乃受函昱弟子澹归所托。据汪宗衍《天然和尚年谱》^①知,顺治九年(1652)澹归礼天然和尚于雷峰并为登具,顺治十年至十四年之间天然北住归宗寺、栖贤寺。梅花以北地为多;岭表非无梅,然不成气象。《梅花诗》大约就作于此数年间的匡庐。值得注意的证据是:函昱《瞎堂诗集》中其他咏梅的单篇诗什大多写于匡庐;又《瞎堂诗集》卷十二《六十一诗》中有云:“久住匡庐无雪诗,去年二月苦吟时。”“久住匡庐”句,暗示以只有《梅花诗》而无《雪诗》为憾。实际上,和尚在匡庐非无咏雪诗,只是没有像《梅花诗》那样的大型组诗而已。“去年二月”句,殆指为澹归迎请入丹霞后所作的大型组诗《雪诗》(参见下述),反衬第一句。自顺治十四年冬至康熙七年(1668)之间,和尚再没有去过匡庐。《梅花诗》除稿本外,最早的传本应当为和尚弟子如澹归、今辩等人的抄本,抄本的出现似应在澹归出家雷峰至建立

^①民国三十二年(1943)排印本。

丹霞别传寺之前。

《雪诗》作于函是入主丹霞法席后。今传单刻本书前陆世楷序云：“旧著《梅花诗》百二十首，清旷绝伦，读者已超然天际矣。兹所作《雪诗》，亦如其数。”澹归跋云：“老人晏居无事，颇弄笔砚，才入丹霞，撞着一天大雪，四日之内成一百二十诗。”既云“才入丹霞”^①，参和尚《六十一诗》“去年二月苦吟时”句，则此诗作于康熙六年初春二月，和尚时年60岁。在单刻本出现之前，除古翼稿抄本外，应没有其他抄本传世（参见下述）。

（二）单刻本

今传《雪诗》单刻本卷端题名：《丹霞老人雪诗》，杭州市图书馆有藏。《四库禁毁书丛刊》据以影印，题为明释古翼撰，显因卷首题“侍僧古翼录”而致误。8行20字，四周单边，白口，版心上镌书名，下注页几。书前有陆世楷叙，后有澹归跋。陆序和澹跋虽都未明言刻书事，然对于新创之丹霞，有如此盛事，未有不付梓之理。且和尚在丹霞所创作的《古诗》就在僧人一再请求下付梓了^②，《雪诗》也应一同梓行。故《雪诗》可能脱稿未久即交由侍僧古翼抄录，稍加修正即付梓，并由古翼请陆序、澹跋^③。《四库禁毁书丛刊》著录此本为清刻本，未明确年代，其实乃康熙年间所刻。古翼，字辅县，俗名王隼，字蒲衣，番禺人，礼和尚为侍僧。其父王邦畿亦和尚弟子，山名今吼，字说作，曾为刻和尚早岁诗什《似诗》。

今传《梅花诗》单刻本卷端题名：《天然和尚梅花诗》，7行16字，单框，白口，版心上镌“梅花诗”三字，下注页几。无避讳。字迹圆转，行气疏朗。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本书名页署“板藏广州海幢寺”，中山大学藏本“海幢寺”三字阙。洗玉清《广东释道著述考》著录为清康熙写刻本^④。只不过今传是道光以后的重印本。个别地方有补版，补刻字迹颇拙，殆是庵寺僧人所为。此本卷首题“学人古键录”。古键，字铁关，顺德胡氏子。庚戌年（1670）甫十八即出世雷峰，初欲入栖贤依天老人，至海幢为阿大师（即今辩）留掌记室，寻典宾客。丁丑（1697）复居雷峰掩关，后因刺血书《华严经》，精勤过劳，得咯血之病致蛻^⑤。从古键行迹看，单刻本《梅花诗》应是他初入海幢寺掌记室时据今辩抄本缮录写刻，后于古翼编刻《雪诗》数年。

①据汪宗衍《天然和尚年谱》，和尚于康熙五年（1666）底入丹霞。

②今无《光宣台集》卷五《丹霞天老和尚古诗序》云：“戊申（康熙七年）八月，天老人手书命今无曰：‘近日禅讲暇，偶为古诗，诸子请付梓，欲少待之不可。汝其序之。’”

③陆世楷序又云：“想其挥毫落纸，如天花之旋舞于空中而不知其聚散所自……恨不与侍立诸公同声而赞诵之。”侍立诸公自然包括侍僧古翼。大约古翼抄录稿本后即请陆序传之。

④《洗玉清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41页。

⑤据《海云禅藻集》小传，《海云禅藻集》黄国声整理本，华宝斋书社，2004年版。

(三) 诗集汇刻本

天然老人示寂后,弟子今毬取天然未刻诗稿及传世单行本《似诗》、《古诗》、《丹霞诗》及梅、雪诗等汇刻一集,更名《瞎堂诗集》(《清代禁毁书目》又称《瞎堂诗草》),凡20卷1700余首,卷十九为《梅花诗》、卷二十为《雪诗》。编者今毬,字雪木,东官尹氏子,生于崇祯十五年(1642),童年孑身雷峰海云寺为沙弥,随函昱七住道场。为人耿介,居约甘菲,不肯低眉仰面一人。诗集卷十八《雪木书记同鉴光行乞临川二首》诗赞今毬“为道相随二十年”、“支持大厦先一木”,可见函昱对小徒的爱重。老人本欲付之大法,然不久示寂。今毬晚自长庆归丹霞,辛巳(1701)访旧雷峰,暂憩海幢,扫阿公塔,遭寒疾而终^①。《海云禅藻集》载今毬诗60首,其中有《挽本师天老人》诗3首。编《瞎堂诗集》对于今毬来说,无疑是对先师的最好纪念。

《瞎堂诗集》最早刻本为雷峰海云寺康熙刻本,10行21字,四周双边,白口,双鱼尾。乾隆四十年(1775)丹霞澹归案发,《瞎堂诗集》连同澹归《遍行堂集》等著述被列入禁毁书目^②。后有道光海幢寺重刻本,悉遵康熙原刻版式;又有道光海幢寺刻本重印本,书末附录捐资付梓人员名单比原本所列名单多出数人;民国十五年(1926)又有广州刻本,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1976年《何氏至乐楼丛书》据清道光海幢寺刻本影印,编入《何氏至乐楼丛书》第十三种,书前何耀光序云:“诸师撰述宏富,经注语录,咸纳嘉兴续藏、清龙藏及日本藏中,而天然、剩人二师尤以诗名。曩予得重印剩人《千山诗集》行世,欲求天然《瞎堂诗集》,旷时未获。适承周君理堂见告道光重刊初印本,怅触旧怀,亟从瓠假。……亟谋影印,实吾丛书中。”近有《四库禁毁书丛刊》本,亦据清道光海幢寺刻本影印。

其实,函昱弟子今辩重编《语录》亦收函昱其他诗什,编次较为杂乱;并将梅、雪诗作为附录,且与单刻本相校无大出入,可算同一个流传过程,故不论。

从上可知,梅、雪诗的大致流传经过是:天然老人生前有抄本和单刻本,寂后由弟子今毬汇刻入《瞎堂诗集》,并由今辩附刻入《语录》。单刻本《梅花诗》、《雪诗》以其体积小,藏匿方便,又经汇刻入《瞎堂诗集》等书,似乎本身已不引人注意了,故二书版片在乾隆四十年澹归案中幸未被毁,而经海幢寺深藏保存,然传本终属罕觐。且年深月久,加之岭表湿热,版片朽烂蠹坏,今传印本脱字严重,如《梅花诗》五律“七虞”一首几不可读。

二、单刻本梅、雪诗的文学批评价值及版本校勘价值

当然,重新考察单刻本梅、雪诗,并非仅因其罕觐而见贵,且因其保存了一个重要的流传环节。将它们与诗集本等对照,单刻本《梅花诗》以诗歌体裁自

^①据《海云禅藻集》小传。

^②《清代禁毁书目》及《补遗》称《瞎堂诗集》:“集内多狂诞之语,应请销毁。”

为分卷,不标卷次,诗类顺序与诗集本之“五律”、“七律”、“五绝”、“七绝”不同,依次为“五律”、“五绝”、“七律”、“七绝”。单刻本《雪诗》亦分卷,次序则与诗集本同。其间多有异文(《梅花诗》异文23处,《雪诗》8处),异文情况比较复杂:如果说《梅花诗》诗集本与单刻本相校尚互有优劣(优少劣多),而《雪诗》诗集本则明显劣于单刻本。试举例如下:

1.《梅花诗》五律十二文:“荒原人影寂,孤雁不堪闻。惟有一枝秀,乘风寄白云。玉尘初夜静,素色晓霜芬。珍重冰棱意,前山日未昕。”诗集本“玉”作“黄”。按:“玉”字胜。王贞白《春日咏梅花诗》云:“靓妆才罢粉痕新,迨晓风回散玉尘。”陆游《雪后寻梅偶得》云:“定知滴堕不容久,万斛玉尘来聘归。”玉尘,谓雪也。

2.《梅花诗》五律十二侵:“举世浑如夜,何人问素襟。空山曾有梦,秀色自成林。已办穷年计,宁愁晓露深。夕阳流水处,古韵日沉沉。”诗集本“晓”作“晚”。按:既云夕阳、日沉沉,则“晚”字胜。

3.《梅花诗》七绝七阳:“漫道生来欲傲霜,相投应亦惜名香。多情索共巡檐笑,争较高眠怪石旁。”诗集本“索共”作“共索”。按:“共索”不妥。杜甫《舍弟观赴蓝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云:“巡簷索共梅花笑,冷蕊疏枝半不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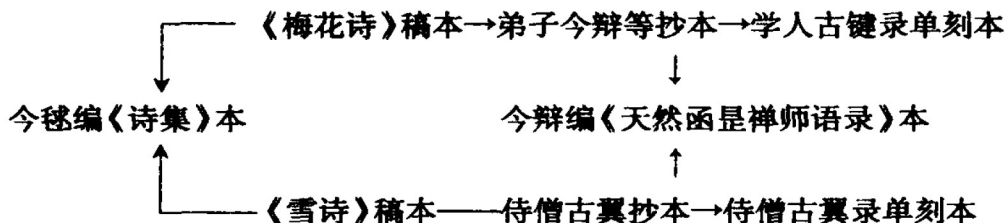
4.《雪诗》五律十蒸:“万顷看同缟,凭云降复升。到江知是水,近日不成冰。花落疑春妒,光流向夕澄。沍寒人欲暮,曷皓自千层。”诗集本“沍”作“江”。按:诗集本误。

5.《雪诗》七律一先:“幽静多怀对远天,飘零犹自忆前年。洁清亦许随芳秽,流乱何从数后先。几家依树笼荒月,一雁迷烟下暮田。已觉光芒疑梦里,泠泠石涧水流边。”诗集本“荒”作“芳”。按:“芳月”字面尚可通,惟与全诗意境不洽,且与上文“芳秽”重字,故“荒”字是。诗集本误。

6.《雪诗》七绝七虞:“松根一夜拨寒炉,烧尽秦灰入玉壶。万古河山只若此,琼楼歌暖漫呼卢。”诗集本“寒”作“红”、“河”作“江”。按:既云以松根“拨”,则火不旺,“寒”字胜,“红”字无味。江、河两通。

今毬在编辑诗集时有没有改动梅、雪诗呢?不可能。他一直是天然和尚生前的侍僧,每日聆听和尚开示,也有机会看到其手稿。诗集本梅、雪诗所据者,就应是和尚手稿。这从《雪诗》“五律十蒸”一首“沍寒人欲暮”句“沍”字误刻成“江”字可以得到证实。和尚在创作时落笔是飞快的,字迹想必较为潦草,今毬据手稿上板时显然是误认了。为表达对先师的敬重,今毬诗集本是秉着忠实于手稿的原则来进行的。这大约就是《瞎堂诗集》又称《瞎堂诗草》的原因了。《雪诗》单刻本缮录者古翼,亦是和尚侍僧,自然也有机会经眼和尚手稿。但作为名家子,他更有机会在和尚身边就稿本少数文字未安者切磋问难,容有小改定。故其单刻本《雪诗》优于诗集本。而《梅花诗》的抄本流传环节较长,单刻本缮刻者古键并非和尚侍僧,很难经见和尚手稿,当是由和尚第一代弟子

今辩的抄本缮录上板的,故其与诗集本的多处异文应在抄本环节就出现了。因此,从这个角度我们对梅、雪诗的流传过程看得更为清楚了,实际上存在两个系统:即稿本系统和抄本系统。诗集汇刻本属于稿本系统,而单刻本及《语录》本属于抄本系统。大致可以图表如下:



梅、雪诗单刻本保存了天然及其周围诗僧群体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活动的宝贵资料。因为此二种大型组诗最初创作时间极短,又马上流传行世,来不及细细琢磨。诗集本梅、雪诗采用和尚手稿,无疑能见出和尚最初的创作风貌;单刻本及语录本梅、雪诗在流传过程中经过抄本的环节而出现的异文,保存了读者的再创作痕迹。而这里所谓的“读者”,其实是和尚的侍僧和嫡传弟子,他们日夕陪侍和尚,受着和尚法乳的滋润,在诗歌创作上亦受其指点。可以说,反映在经由抄本传至刻本中的再创作,在根本上也无疑体现了和尚本人对原创的重新斟酌与推敲。流传的两个系统的梅、雪诗,各有其特殊的价值,不可替代。

单刻本梅、雪诗这个版本流传环节的保存,其于校勘的意义不言自明。像此种异文情况最好只存异同,不断取舍,以便从不同时期、不同渠道的传本中体现文学作品的创作、接受与传播情况。现存《瞎堂诗集》所收其他诗什,特别是组诗,以其创作速度之快,留给后来斟酌推敲的空间很大,改动之处也应较多,只不过目前找不到流传过程中其他环节的抄本或刻本与之对勘。这无疑给《瞎堂诗集》等文献的整理研究带来缺憾。

三、单刻本《梅花诗》、《雪诗》的传播价值

函昱喜欢大型组诗的创作,《瞎堂诗集》中不仅有《梅花诗》、《雪诗》,还有《丹霞山居》、《不饮酒》、《栖贤山居》、《西樵写怀》、《归宗山籟一百四首》等。这与明末以来文人结社唱和之风有关。清初天然和尚门下集合了四方逃禅而来素质较高的文人,许多都是作诗高手。师徒间的切磋、竞胜的诗会不少。《梅花诗》、《雪诗》这样的大型组诗,属于百咏诗的体制。其源头应在晚唐五代,与当时科场“百篇举”的取士政策有关^①。所谓“百篇举”是有严格创作

^①此可参李福标《皮陆研究》(中山大学2002年5月博士论文)第一章《皮陆现象及其文化背景》第二节《咸通乾符年间的文人和文坛风尚》。日本学者池田温《从〈梅花百咏〉看日中文学交流》(《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亦持相同观点。

时间限制和程式规定的,即在一天之内创作百首律绝,多为咏物的宫体^①。宋元后掀起了创作百咏诗的热潮,现存有董嗣杲《西湖百咏》、方信孺《南海百咏》、阮阅《郴江百咏》、张尧同《嘉禾百咏》等。单就咏梅来说,《宋史·艺文志》著录李祺《梅花百咏》1种、张道洽《梅花诗》300首,《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元冯子振、元释明本、元韦珪、清李确等《梅花百咏》4种,多附庸风雅、吟风弄月之作。

天然老人梅、雪诗新创之处在于:在诗的体制上,突破在短时间内人以为难的百数之限,如澹归、陆世楷等序中所说只“四日”、“不三宿”功夫就一气成百二十咏。与其他百咏诗以题系诗不同,勇于变换体裁和韵部,以韵系诗。这分明含以难相挑的探险意识,凸显了诗歌的文学特征。在题材上,梅、雪是历来文人熟咏的什物,以其二者白之色、高洁之性相同,用事措辞常相互为用。本已万难出新,何况天然老人梅诗与雪诗实际上还带有自相唱和的性质。刘克庄《魏司理定清梅百咏》称:“作诗难,和诗尤难。语意相犯,一难也;趁韵,二难也。惟意高者不蹈袭,料多者不拘窘。”^②要在如此“险象环生”的形势下完成这两个大型组诗创作,其才力和学识要求之高,非常人能办。澹归在《天然老人古诗跋》中云:“托诸咏歌,不落今时,亦非此一世界气运之所管摄,盖其心量已全,心力已足耳。”^③创作篇数远不及百数的《古诗》如此,而创作百咏《梅花诗》、《雪诗》,则更非“心量全”、“心力足”不可得。函昱出儒入佛,虽写梅、雪,题材单一,却绝非摭拾丛残,每见身世之感,又融入禅理,灵动厚重。正如澹归序云“只自痒自抓”,独抒性灵。且作为方外之人,函昱借由“百篇”变化而来的“百咏”体来教育僧徒、弘扬佛法,由腐朽而臻神奇,雅致非凡。要说梅、雪诗不惟是和尚值得骄傲的代表作,且是文学史上百咏诗、梅雪诗的高峰,一点也不过分。

从现存评论中可知,梅、雪诗脱稿后应在诗僧、俗二界反响颇大。澹归《雪诗》跋将老人诗与杜诗相提并论,评价甚高。《语录》本《梅花诗》前王廷序又云:“老人之咏梅未尝非说禅,岂可以诗观之耶。然即以诗观之,此老人诸作,其格高矣,其趣合矣。其词为雅驯,又岂他百篇者所可及哉。同时有名孝廉美周黎公,与老人俱以大法自任。美周前在扬州有咏黄牡丹诗十首,盛行于时。夫牡丹之黄者,特表异于繁艳,而梅寂守其清寒,各有所取之。他日美周以节烈终,从

①宋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一“孙百篇”条载:“吴士孙发,尝举百篇科……此科不知创于何代,国初亦无定制,惟求应者即命试。太平兴国五年,有赵昌国愿试此科。帝御殿出四句诗为题。诗云:‘松风雪月天,花竹鹤云烟。诗酒春池雨,山僧道柳泉。’每题五篇,篇四韵,至晚仅成数十首。方欲激劝后学,特赐及第。仍诏今后有应此科者,约此题为式。”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1985年版,第7页。

②《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〇八,《四部丛刊》本。

③《遍行堂集》卷十七,《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世间法。老人常逍遥于方外游。嗟乎！予于兹咏梅诗得之矣。”序中言及的黎美周，名遂球（1602-1646），广东番禺人，“南园十二子”之一。因在扬州即席咏黄牡丹十首力压群英而夺魁，为众才子共推为“牡丹状元”。又有“粤中屈原”之称。后为抗清而死。天然和尚与黎遂球俱明末名公，其梅、雪诗亦当与黎黄牡丹十首一样，争为世传诵。

和尚其他组诗如《丹霞诗》、《古诗》等一出，在诗僧间往往逗起一唱百和的盛况。而风雅蕴藉、变化莫测如《梅花诗》、《雪诗》要达到一唱百和的效果却是万难的，因为如函是般才大力雄者毕竟屈指可数。这两个稿子似乎只能作为习诗的范本，供僧人传唱摹写。因此梅雪诗以单刻本流传比汇刻本更能显出它的优点。汇刻本有利于保存文献，便于全面地了解和研究；而单刻本体积小，可人手一册，传播更迅速；且化身百千，辐射的面更广。从读者的角度看，有利诗僧群体乃至世俗社会的效仿，带动一时风气。单刻本雪诗的编者古翼著有《无题百咏》^①，即明显仿效学习和尚梅、雪诗的一例；而从文学作品本身的角度来看，会有比汇刻本更多的机会接受读者的欣赏、再创作与批评，在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的位置会更突出。另外一点也值得注意，单刻《梅花诗》为写刻本，字迹圆转，行气疏朗；而单刻《雪诗》虽非写刻，但前有陆世楷序，序末有“陆世楷印”白文印及“孝山氏”阳文印；后有释澹归跋，为写刻真迹，有铁骨铮铮之气象。跋尾有“澹归”阳文印及“释今释印”白文印。可以说，单刻本梅、雪诗的艺术价值也远高出《语录》和《诗集》汇刻本，这使它们的传播如虎添翼。

（此学步之作蒙仇江、韩锡铎、黄国声等老师赐教良多，谨此致谢）

作者工作单位：中山大学图书馆

^①屈大均为作《无题百咏序》，见《翁山文外》卷二。